

起点白金
作家禾早
浪漫古风新作
原名：《财迷仙穹》

独家全新番外
《鸿雁在云鱼在水》

关键词：腹黑+宠溺
傲娇+毒舌 萌宠+神兽

一个白衣冷面，

如神祇高高在上；

一个懒散腹黑，

似梦魇摆脱不掉……

师兄也好，师叔也罢，

她只是一棵好不容易

傍上『豪门（师）』、

想要吃饱睡好、挣点

零花更美妙的小杂草，

管他们争来斗去为个

啥！



陌上君如玉

MOSHANG JUNRU YU

春日游，杏花吹满头。
陌上谁家年少，足风流。

禾早 著

玉

陌上君如

MOSHANG JUNRUYU

禾早 著

玉

新世界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陌上君如玉 / 禾早著. -- 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
2014.2
ISBN 978-7-5104-4845-4

I. ①陌… II. ①禾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21427号

陌上君如玉

策 划: 北京记忆坊文化

作 者: 禾 早

责任编辑: 杨雪春

特约编辑: 央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冯宏霞

封面绘图: 鸩纳兰

装帧设计: 80零·小贾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(100037)

发行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编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权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刷: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670*970 1/16

字数: 870千 印张: 41

版次: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04-4845-4

定价: 59.80元(全二册)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【一】

临渊城，吉祥酒楼。

打烊后，酒楼内空荡荡的，只剩三名伙计，四名厨子，还有柜台后面眯着小眼、噼里啪啦打着算盘的胖掌柜。厨子们在酒楼内的地位，就好比菜单上那打头的招牌菜，工钱被克扣得有限，他们很快就领了钱走了。

轮到韩吟上前，她满面笑容，目带期盼。

胖掌柜溜她一眼，边打着算盘边念叨。

“月初两日你病了，扣十文工钱。”

韩吟一怔：“病归病，可该干的活我一样都没少干。”

“错！”胖掌柜笑咪咪道，“病了，干活就不麻利，耽误了不少事，再说你是伤风，打喷嚏时吓跑了三名客人，还有两名少点了菜！”

他说着沉吟起来：“唔，扣你十文工钱有点少，这样吧，再扣五文。”

手指那么一拨，算盘轻轻一响。

胖掌柜心情愉悦：“还有前两天，你失手打碎五只盘子。”

韩吟申辩：“那是被客人绊的，怎么可以怪我！何况……”

后面的话她没机会说了，胖掌柜已经正了脸色，气势十足地打断她：“咱们这酒楼的宗旨是什么？”

韩吟悻悻：“客人永远是对的……”

“没错！”胖掌柜一拍柜台，“客人对，那就是你错！打碎的五只盘子都是上等青花瓷，每只盘子十文钱，扣你五十文钱。”

手指那么一拨，算盘轻轻一响。

胖掌柜一路算下去，临到头，韩吟到手的工钱只有区区二十文。

韩吟看看柜台上那散得稀稀落落的铜钱，再看看笑得春光灿烂的胖掌柜，倒吸一口凉气：“正经工钱一月三百文，掌柜您好意思就给这点？”

胖掌柜那双豆子眼里顿时锐芒四射：“二十文，不少了！”

韩吟一扬眉：“够吃还是够穿？”

胖掌柜从柜台里探出身去盯住她：“天气渐热，单衣够穿不用添，至于吃，酒楼里客人的剩菜随你吃，记在账上，回头从你下月的工钱里扣。”

“扣扣扣！扣你家祖坟啊！”韩吟忍无可忍，一拍柜台，震得那些铜钱叮当乱跳，“你扣字写多了吧，还当是钱眼，写一个就一文钱啊！”

“反了！”胖掌柜气得呼呼直喘，一双胖手直从柜台上往下搂钱，“不听指派，恶骂掌柜，辱及祖坟，再扣你十文工钱！”

“小爷我还不干了呢！”韩吟心里的愤怒就像那小火苗一样腾腾地往上直蹿，操起柜台上的算盘就往他脸上摔去。

摔完，指着他的鼻子就骂：“不干归不干，账倒要跟你算算清楚！月初两日我病了，那是被你传染的！还有，打喷嚏吓跑三名客人的是你，那两名少点了菜的，也是被你瞄他们钱袋时的猥琐眼神给吓到的，这些账别往我头上算！另外，打碎盘子的客人已经被你勒索着赔了一百文钱，你凭什么再扣我的？”

她还待再骂下去，就听那胖掌柜哭天抢地地喊起来：“你算哪根葱，居然敢打我！”

“闭嘴！打的就是你！”韩吟一拳过去，砸了他的右眼眶。

胖掌柜体胖身虚，反击无力，捂着右眼睛继续喊：“快！快！你们都是死人啊！快捉住她送官去！”

砰——

话音刚落，左眼眶上又挨了韩吟一拳：“见什么官？见官要给钱呢！没有十来两银子赢不了官司，可是看一回跌打大夫只需花一百文钱，横竖是看，不如我替你多添点伤，让你占点便宜！”

她说着又噤里啪啦地打下去，手里逮到什么，都往这胖掌柜的肥脸上摔，摔完茶杯摔账册，摔完账册，连钱匣子都捧起来一块儿摔。

哗啦一声，钱匣子里的银子铜钱散了一地。

韩吟便弯下腰去，挑拣了块散碎银子在手里掂了掂，随后晃到胖掌柜面前：“看清楚，二钱银子，不多拿你的，那少给的一钱银子，就当付你看伤的钱了，也没白打你！”

她说完，将银子揣入怀里，扭身就往外跑。跑到酒楼外头，伸手就扯了那高挑的酒幌，扔到脚下狠狠地踩了几下，这才“呸呸”两声，钻入街头的人潮里，往城外跑去。

韩吟打完了人，出了一口憋了三个月的恶气，起初感觉很爽快，但是跑出城后脚步就渐渐沉重起来。闹了这一回，临渊城是没法再待下去了，然而天下之大，世情却是一般污浊，再换个地方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，最要命的是她刚过了十三岁生辰，身体渐渐长开了，再过个两年，扮男装就不方便了，遇到的麻烦事会比现在更多。

“见鬼！”韩吟憋不住郁闷，将脚下一块小石子使劲地踹飞了出去。

然而事已至此，再郁闷也没什么用，她很快就心平气和了下来，辨了辨方向，往她从前居宿过的城外荒庙走去。

此时天色已经彻底暗了下来，初起的月亮攀在山脊那头还朦胧不明，她只能依稀辨清脚下的道路。

春寒料峭，夜里的风愈冷，吹在身上刺骨侵人。韩吟紧了紧身上的小单衣，加快了脚步，然而前方的天空中忽然坠下什么物事来，啪一声砸在她面前一丈来远处，击得尘土四散飞扬。她好奇地凑上去，可是还没看清，右脚脖子上就是一紧。

低头，怔神，数息过后，韩吟像被针扎一样跳了起来，紧接着又弯了腰去拍打自己的右脚，还使劲地甩了两下，才甩掉那可怖的玩意。

天上掉下来的居然是个人！那紧紧拽住她右脚脖的，是那苍白带血的手！

韩吟深吸了一口气，勉强镇定下来，目不斜视地快步走过，然而她想了想又倒退回来，伸手将那人翻转了脸来瞧。淡淡的月光下，那人有着一张布满血污、沾满散发的脸。她皱了皱眉，慌不迭地甩了手，丢下那人，一溜烟跑了。

匆匆跑到荒庙，韩吟入内探查了一番，暗自道一声侥幸。

不知道是天气渐暖，还是这庙荒得看上去快要倒塌的缘故，她好些日子没来，这里仍然空置着，没有被附近的乞丐和流浪汉占据。她双手在供台上一撑，极熟练地攀了上去，将堆在佛像后头的数捆稻草搬到地下铺开，又从佛像身后破败的洞孔中摸出她藏在那里的一条小破毯子、一身单衣、火镰火石和数只破碗烂罐。

这些就是她目前的全部家当，而今晚，只能在这里将就一夜了。

韩吟出去捡了些枯枝败叶，生火来取暖，借着明亮的火光，她才看见自己的双手和鞋裤上都沾满了血渍。

“见鬼！”

有人从天上掉下来，死在离破庙不远的地方，而她身上沾满血渍……

这要联起来想，她浑身长满了嘴都说不清。

韩吟郁闷地拾起那身干净衣裳，往庙外走去。

荒庙就座落在山脚下，走不远，岩与岩的错落间有道泉眼，气味很古怪，但是哪怕寒冬腊月，水都是天然温热的，她常去那里洗澡，反正四周都是山林草木，枯藤掩映，泉水腾出的热气也氤氲缭绕，加上夜深人静，地方荒僻，根本不用担心会被人瞧见。

仗着路熟，韩吟很快就摸黑到了温泉边上，飞快地脱了身上衣裳就想往水里钻。可是，甩鞋的时候她忽然愣了一下，弯腰下去，从右脚的鞋里摸出一个圆圆硬硬的东西来。

那是一枚铜钱。

或者说样子跟铜钱很像吧，外圆内方，可是比一般的铜钱要厚许多，上面也没有字，只有一些精致古朴的花纹，而且色泽不像铜钱那般哑暗，在月光下流光焕彩，灿灿生辉。

莫非这不是铜钱而是金钱？

韩吟眼睛一亮，立刻将钱搁到嘴边，想拿牙去咬咬看。

然而，她嘴微张，紧接着又迅速抿了起来。

不对！

她窘窘地想到，这货是从鞋子里挖出来的……

不管这是不是金钱，反正看上去很漂亮，也很值钱的样子，大概是砸胖掌柜的钱匣子时落到自己鞋里的，不要白不要！韩吟就用泉水洗了洗，塞入了干净衣裳贴身缝

的内兜里，这才下水去。

泉水一如既往的温热，泡在里面很舒服，她惬意地叹了口气，顺便拎过满是油烟和血腥气味的脏衣裳搓洗起来。只是洗着洗着，她感觉有点不对劲，停下手来，转头往左边望去。隔着一方巨岩和氤氲水汽，依稀能看见那边的水面上漂浮着一道白影，她先前好像也有看到，只是没怎么留意，此刻想想才觉得不对。

那是荡在水里的白衣裳？可是温泉又不是小溪河流，哪里会有顺流而下的衣裳漂来，何况这里又这样荒僻……

她好奇心起，攀过了巨岩，结果——

“见鬼！”

她攀回来的速度，比攀过去时还快，而且根本不敢再在水里停留，慌慌忙忙地就胡乱擦了擦身，穿上了衣裳。

她今天撞邪了吧！走个路，天上摔个人下来，洗个澡，水里竟然也漂浮着一具尸体！

韩吟一把抱起所有的东西就要往外跑，然而跑了两步，她又后退了回来，犹豫了片刻，将手里的东西撂到一旁，抹了鞋袜，挽起裤腿，再次蹚下水去。

蹚近一些，那白衣少年清俊的脸庞就在月光底下清晰起来，即便紧闭着双眼一动不动，也掩不住浑身上下透出的那股清寒气质，犹如她战战兢兢从他悬在腰间的剑鞘里抽出的那把剑，寒光湛然。

好剑！良人！

可惜，剑在人已亡！

韩吟深吸了一口气，连剑带鞘搁到旁边的巨岩上，伸了手再去解他的衣裳，口里叨念着：“对不起对不起，反正你都已经死了，这衣裳对你来说也没有用了，不如送给我吧。放心放心，我不会扒光你的，只要你外头这身衣裳就好，回头卖了钱，在佛前给你烧炷高香，点盏明灯，替你照一照黄泉路，保佑你来生投个好胎，别再不明不白地死在荒山野岭里，被人扒了衣裳去卖钱……”

话犹未说完，那少年眉心忽然一蹙。

眼……眼花了吧……韩吟顿时头皮发麻，手指颤得就像那风中打摆的树叶。

她真这么倒霉么？难得干一回捡漏的事，就遇上丧尸！

不行！

衣裳都扒了一半，哪有半途而废的道理！再说要真丧尸了，反应迅速点也能逃掉！

韩吟的手忽然不颤了，解起衣扣来迅速而坚定。

只是，那少年不光蹙了眉头，喉间还荡出了一声轻吟，在万籁俱寂中听来分外清晰。

丧尸，应该不会出声吧？

韩吟讶然地扬了眉，想了想，停了扒衣裳的手去触他的鼻息。

气息微弱，再探他胸口，心跳微弱。

她长出了一口气：“又没死，漂这里装什么尸体啊！差点被你给活活吓死！”

韩吟稳了稳神，先蹚回地上，很好心地捡了许多落叶，松松软软地堆起来，这才

再次入水，将那少年推上来，让他躺到落叶堆上，然后——

当然是继续扒他的衣裳啊！

顺便，将他身上戴的玉佩啊发簪啊青绣囊什么的也一块儿摘了下来。

开玩笑，救人做好事可以不留名，但东西怎么可以不要？不过做好事果然会心情舒畅哎，起码这回再扒他身上东西时，半点良心不安的感觉都没有。

韩吟最后七零八落地收获了一堆东西，临离去时，回头看了看那躺在月光底下，仅着中衣的少年，想想过意不去，就将今日得的那二钱银子摸了出来，掰开他的手，将银子放到了他的手心里：“呐，你乖乖睡一觉，说不定明天早上太阳升起来时就会醒了，我再留点盘缠给你回家，用不着谢我了，再见！对不对，最好是永远不见！”

说完，她心情愉悦地卷了东西就走。至于明天早上太阳升起来时，这少年到底会不会真的醒过来，那就不关她的事了……

春夜，有堆火烤，寒气就显得没那么重。

韩吟闭了庙门，心情愉快地躺在稻草堆上，抱着她那条小破毯子睡着了。

做了很美妙的梦，然而醒来后现实的巨大反差却让她极为失落，待看见昨晚扒来的那堆东西，还好端端地放在早已熄灭的火堆旁边，她的眼睛才闪亮了那么一下。

幸好，捡漏不是梦！

启了庙门出去，天色刚蒙蒙亮，薄雾弥漫。

途经昨晚天上掉人的地方，她小小地忐忑了一下，然而出乎意料，这地方没有人围观，没有差役探查，甚至连那个摔得半死不活的家伙也彻底消失，空荡荡的地面上什么都没有，只余一摊已经变成褐黑色的血迹。

反正，不干她的事！韩吟紧了紧手里裹着东西的小破毯子，加快了脚步，头也不回地走了过去。赶到城内，她拿破毯遮了脸，还有意绕过了吉祥酒楼，摸进了一条巷子，闪身进了一家估衣铺。

估衣铺掌柜伸手捻着那件素白衣袍，喃喃道：“古怪古怪，这是什么料子，我竟认不出来。”

说完，他又上下扫视韩吟，冷哼一声：“我这里可不收贼赃啊！”

韩吟笑容满面：“您放心。我是吉祥酒楼里的小伙计，昨晚快打烊时有位客人上门，要了一堆酒菜却付不出钱来，东家就让人扒了他的衣裳抵账，教我送到这里来换钱。”

掌柜沉吟了片刻，点点头：“我记得你，上个月我去吃酒，还是你过来招呼的。”

衣裳来路既然没有问题，他就放心开了价：“这衣裳做工不错，但料子太古怪，委实不知有没有人买，这样吧，给你五钱银子。”

韩吟赔笑：“掌柜，寻常一身绸缎料子的衣裳也得一两多银子，上佳的料子更不止这个价，物以稀为贵，您再抬抬手。”

“一两多银子，那是卖出去的价，我总得落点赚头吧。”估衣铺掌柜将衣裳一撂，“八钱，再多没有了。”

韩吟察言观色，接回了衣裳道：“那，对不住了，您知道我那东家，生平什么都不爱，就爱钱！我要这么低价卖了，回去就得被他骂死，我还是上别处再问问去吧。”

“等等。”估衣铺掌柜忙喊住她，“一两银子。”

韩吟垂了眼，摸着手里的衣裳：“这料子真软滑，轻薄有如无物。”

“一两五钱银子！”

韩吟揉扯着衣裳，讶然道：“咦，竟然扯不破，揉不皱。”

“二两银子！”

“我昨晚起夜，看见这衣裳发着淡淡的光，好像月光一样，真好看，而且料子奇特，沾水不湿呢！”

估衣铺掌柜死咬了牙：“四两！”

韩吟继续自说自话：“昨日那客人足点了六两银子的酒菜。”

估衣铺掌柜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：“六两！”

“东家平日常里一文钱恨不得掰成两文花。”

“八两！”估衣铺掌柜声嘶力竭了，“你再多说一句话，立刻就给我滚出去！”

韩吟拿着衣裳就往外走。

“站住！你到底卖不卖？”

韩吟没理他，头也不回地继续往外走。

估衣铺掌柜豁出去了：“十两！”

这时韩吟已经跨出了门槛，回过头来就抢道：“卖！”

怀里揣着沉甸甸的十两银子，韩吟心情好得快要飘起来。她又依样画瓢地去了首饰铺，极尽讨价还价之能事，将玉佩和发簪换了一百两银票，出来就往包子铺和肉铺飞奔而去，买了好多肉包子、酱猪蹄，都拿干荷叶裹着，热气腾腾地往回提。

不敢在城里多耽搁，怕被吉祥酒楼的胖掌柜逮住，然而路过街边卖胭脂头花的小摊时，她还是被吸引住了目光，停下来花一文钱买了两条红线绳，将藏在内兜里的那枚金钱拴了起来，系到了脖子上。自从发现这金钱后，运气似乎变得不错，反正她现在也不缺钱花，就将这钱当成避邪求运的护身符来挂好了。

韩吟一路哼着小调，心满意足地赶回了荒庙。不想，庙门紧闭着。她分明记得自己出来时没有关门。警觉心起，她伸手悄悄慢慢地将门推开一条缝，凑上眼去往里一瞧——结果正对上一双清寒湛然的眼。

韩吟望着那双眼睛，很镇定地说：“不好意思，我走错门了。”

话落，转身，她拔腿要跑！谁想门内探出一只修长如玉的手，一把就揪住了她的衣领，将她拎进了庙内，随后砰一响，庙门被紧紧地闭上。

“放手放手！”韩吟双腿悬空乱踢，可惜只踢到空气。

那手一松将她掷到了稻草堆上，紧接着清寒的声音在她头顶响起：“我的东西呢？”

韩吟揉着屁股站起来，满是抱怨地看着他：“什么东西啊？我压根就不认识你！不都说了么，我走错门啦！”

她说着，惯性一样继续往门外溜，结果又被拖着衣领给拽了回来。

清寒少年盯着她：“别装傻，你扒走的那些东西！”

韩吟很坚定：“我不认识你！”

“交出来！”

她打死了不认：“没有！”

下一刻，她很惊恐地发现少年那修长如玉的手往她身上探摸了过来，更惊恐的是她发现自己突然不能动了！连抬抬手指这样的微小动作都做不了，自然更别提逃跑了！

“你……你要干什么……”

少年眼睑微垂，只答一个字：“搜！”

话音未落，他已探手入怀，飞快地将那只青绣囊扯了出来。

人赃并获啊！这次彻底没法狡辩了，韩吟忙道：“我错了，我错了，你……”

可是喊话的速度比不上那少年动手的速度，他又探手去搜他的玉佩，结果一摸不到，手往上挪点，再摸不到，再往上挪点，韩吟刚喊出认错的话，他的手已搭在了不该搭的地方。

呃，胸前微微鼓起，手感有点不对劲。难道……

少年怔神间，韩吟已经尖叫起来：“色狼！白痴！猪头！把你的脏手拿开！”

那手如同被针扎了一样，迅速地缩了回去。

少年面上的神情照旧清寒，然而下垂的眼睑微颤了两下，双颊有可疑的红云浮现，转眼又迅速消失，那一瞬间的尴尬，快得韩吟以为自己看花了眼，但下一刻，她就感觉身体一松，能够动弹了。

“过分啊！”她恼恨地踹了一脚过去。

少年没动，挨了这一下。

韩吟捂住脸，哭倒在稻草堆上：“哪有你这样欺负人的！我都说我错了，你还……你还……呜呜呜……不就是拿了你一点东西么，大不了还给你啊！你这样欺负我，让我还有什么脸面出去见人……呜呜呜……不活了！我不要活了……”

少年的脸色刷地就黑了下来，从牙缝间憋出两个字：“闭嘴！”

哭声戛然而止。韩吟一窘，他怎么会是这种反应呢……

还在犹豫要不要继续哭呢，就听那少年冷道：“其他东西呢？”

见鬼！看来装哭这招完全没用！哭得很累，韩吟索性坐起身来，拿衣袖抹了眼泪，无赖道：“卖掉了啊！”她捡起落在地上的荷叶包，从里头摸出一个肉包子来，咬了一大口，含含糊糊道，“钱都买了吃的，所以你别让我还啊，我还不起的，最多……最多这些吃的还给你……喏，别客气，都给你。”

她又从里摸出一只酱猪蹄来，才将那荷叶包推了出去。

少年看都不看那荷叶包，一双清寒湛然的眼只盯着她。

韩吟被他看得有点心虚，想了想，在衣角上抹了抹她的油手，摸出那卖衣裳的十两银子来，很心疼很不甘地往他那边推了推：“喏，那些东西卖的钱全在这里了，都

还给你，别再找我麻烦了啊！再找我麻烦，就真的死给你看！”

反正她打定了主意，那张一百两的银票，就是杀了她也不能交出去！

少年终于不再盯着她了，也没有去动那吃食和银子，只是探手去那青绣囊里摸索了一阵，再伸出手来，韩吟就看见他指尖夹着一颗鲜红色的药丸。

韩吟的目光顿时就直了，看着他垂眼将药丸送入口中吞服了下去。

这不可能啊！青绣囊她来来回回摸索过好几回，里头根本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又卖不出高价，她才留了下来，打算往里装点零碎的，可是他怎么能从中摸出药丸来？

还在讶然纳闷呢，就见那少年又从青绣囊内摸出一袭白衣穿到了身上，那白衣的款式质地，同被她卖掉的那件一模一样。

韩吟彻底被震住了，心里无限懊悔无限惋惜无限哀叹，闹半天原来她走眼失了宝啊！这青绣囊才是所有东西里最值钱的一样，像聚宝盆一般神奇！

憋了半晌，她终于软软地唤一声：“狐狸大仙——”

少年微垂的眼睫一颤，仿佛被她给煞到了，最后没搭理她，只是盘膝坐下，闭目养起神来，须臾，他身上就有一层淡淡的水雾袅绕而起，将他包裹其中，而他苍白的脸色分明在水雾的萦绕滋养下，渐渐地恢复了一点正常的红润。

他这是在疗伤么？韩吟忍了又忍，终于没有再出声去打扰他，只是坐在一旁默默地啃着她那已经凉掉的肉包子和酱猪蹄，与此同时，脑子里碌碌地转着些不可言说的念头。

那少年坐息良久，一动不动。

韩吟吃光了所有的东西，撑得难受，只好站起来在荒庙里跳来跳去帮助消化，跳着跳着，就跳到了那少年身旁，绕着他打起转来。

少年显然能感觉到身外的动静，嘴角微微抽动了两下，终于睁开了眼睛，非常不耐烦地问她：“你干什么？”

韩吟一窘：“找……找尾巴啊……”

少年满面黑线：“离我远点！”

韩吟点点头，后跳了一步，立定，看着他。

少年再憋不住，喝道：“滚出去！”

韩吟很听话的转身就往外走，但走了两步，又倒退回来：“忽然想起一件事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这里好像是我住的地方啊，要滚也不该我滚。”韩吟看着他，眼睛亮晶晶，“不过我这个人一向很厚道，你受了伤我当然不会让你滚出去，你可以待在这里随便养伤啊，只要……只要……”

少年微眯了眼：“什么？”

韩吟盈然的眼眸中滚满了期望：“只要狐狸大仙您养好了伤，教我一两招小法术就可以了，我还出去给您买鸡吃，好不好？”

少年盯了她半晌，憋出两个字：“闭嘴！”

韩吟张了口还待再说，忽然看见少年伸手向她一指，就有一道莹蓝的水光击到了

她的身上，她顿时发现自己又陷入了之前那种不能动的状态，不禁惶怕起来，嚷道：“喂喂！我错了，狐狸大仙你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少年蹙了眉头，又伸手向她一指。

这一回彻底悲剧了！韩吟发现自己非但不能动了，甚至连话都说不出来，张嘴闭嘴是可以的，但是吐出来的全是无声的空气。

少年容貌俊俏气质脱俗，昨夜假死在山脚荒僻无人之处，会束缚术，会屏音术，穿衣裳不是凡俗可见的料子，身上还有一只疑似聚宝盆的青绣囊。

由此推断——

少年是出没山林的狐狸大仙，很有钱！

结论——

跟着大仙好乘凉！

韩吟身中法术，既不能动，又不能说话，只能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打着小算盘。

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久到庙内的光线黑暗到伸手不见五指，久到她吃撑的胃再次感觉饥饿，久到她眼皮发沉好想睡觉，少年才微动了眼睑，收敛了身上那层水雾，立起身来。

紧接着，打着瞌睡的韩吟感觉身上一松，又能动弹了。

她迷茫地揉了揉眼睛，只能依稀看见面前的一道白影，那是少年身上的白衣裳。

少年清寒的声音响起：“我的剑，你卖到哪里去了？”

韩吟的脑子还有些迷糊，偏着头想了想，忽然摸着黑攀到了供台上，从佛像身后摸出那把带鞘的剑来：“喏，还给你，这剑太棘手了，没处卖啊，我本来想留着防身……”

话没说完，少年已经一把接了剑去，握住剑柄伸手一抽，寒光霎然满殿。

唉唉！这样好一把剑，要是有地方可以卖，肯定值很多很多银子！

韩吟还在扼腕叹息，那少年忽然收了剑就往外走去。她一怔，连忙跳下供台追上去，在他推开庙门时扯住他的衣袖问：“你去哪里？”

少年一拧眉：“松手！”

“不行！”韩吟死拽着不放，“你还没有教我法术啊！”

少年眉头拧得更紧：“我什么时候答应要教你了？”

“可是……”韩吟生怕他再施出束缚术来甩了她跑掉，搜肠刮肚地想着借口，“我昨晚救过你啊！要不是我把你从水里推上岸，说不定你都淹死了！”

少年冷冷一笑：“救了我，然后扒光我？”

韩吟一窘，好在头脑转得飞快，立刻就振振有词道：“我穷啊！没钱替你买药，只好扒了你的东西换银子，这不也是为了救你么！”

少年唇边扬出一抹微讽的笑：“药呢？”

这个……韩吟面上的神色愈发尴尬。

就知道，这女孩年纪不大，为人却无耻得很！少年冷哼一声：“别狡辩了，松手！”

庙外月光皎洁，斜斜地照射进来，清楚地映出他眼中那抹鄙夷不屑的神情。

韩吟目光一黯，紧接着松了手，垂下眼道：“若是我能拿出药来，你就承认我是你的救命恩人么？”

少年笃信她拿不出来，答得极爽快：“是！”

然后，然后自然就是一阵沉默……

少年冷笑一声，抽身跨出了门槛，不想衣袖又是一紧，被她从后拖住。

他刚想发作，一个纸包就递到了他的面前，不用打开，一股淡淡的药草气味就已扑面而来。事情出乎意料，少年一阵沉默，停了半晌，转身，淡淡道一句：“走吧。”

韩吟这才松了一口气，然而相处半日，知道他不喜吵闹，这时自然不会问他要带自己去哪，反正紧紧地跟在后头就对了，跟着大仙好乘凉！

少年似乎没有想要即刻远离的盘算，只是在荒庙附近搜寻探查。

跟了一段时间，看他没有要丢下自己的意思，韩吟稍稍安心，就忍不住问他：“狐狸大仙，你要找什么？”

少年脚步微顿，声音里带足了憋闷：“不许这么喊！”

韩吟想了想：“也对！狐狸大仙不好听，那，喊你神仙哥哥？”

少年只回两个字：“闭嘴！”

搜了一圈，什么也没找到，少年停下了脚步，回过脸来问她：“你一直住在庙里？”

怕再让他呵斥闭嘴，韩吟老实回答，尽量简短：“偶尔。”

“那你昨天有没有在附近看见什么奇怪的人？”

韩吟偏着头想了想：“有啊。”

“那人什么样子？”

“就是你啊！”

就知道问了也是白问，少年转身就往荒庙走去。

韩吟却追上两步：“等等，等等，还有一个奇怪的人，我走着走着，他就从天上掉了下来，摔在我的面前。”

少年倏然停步，她来不及跟着收住脚步，一头撞了上去，直撞得鼻子泛酸，泪光盈然，可是少年却没理会她，只是语声急促地追问：“他往哪个方向去了？”

韩吟捂着鼻子摇头，一时说不出话来，待见他目光愈来愈冷，才连忙忍着难受道：“他摔得很惨，眼见不活了，我……我被吓到了，丢下他就跑了……”

少年面色立刻沉下来：“跑了！”

糟糕！他这么紧张，莫非那人同他关系亲密？可惜此刻撇清已经太晚，她只好硬着头皮道：“是……是啊……然后早上我再路过那里时，他就已经不见了……”

少年冷冷地看着她：“带路！”

韩吟忐忑地将他带到了昨晚天上掉人之处，经过白日路人和过往车辆的踩踏，地上那摊褐黑色的血迹早已消失不见，可是少年却蹲下身去，撮起地上的土，沉吟了良久。

看见他这个样子，她越发不安，没话找话道：“你……你别担心，说不定他已经被别人救走了……”

少年倏然抬眼，眸中寒芒侵人：“你扒了他身上东西？”

韩吟被那目光逼得倒退一步：“没有！绝对没有！他满脸是血的样子太吓人了，我哪敢啊！直接就跑掉了……”

少年拍拍手立起身来，语带微讽：“是啊，见死不救可是你的擅长。”

韩吟被他刺得神色一僵，低了头没有说话。

少年又问她：“老实说，你刚摸出来的那包药真是替我买的？”

“当然……”

“那你倒是说说，我受的什么伤，你买的什么药？”

他的伤，外表根本看不出来，她也没有想过要检查。那包药，其实是她前些日子从药铺里抓来的极廉价的治伤风咳嗽的普通药，剩的一包没吃完，她舍不得扔，随身带着，恰好派上了用场而已，被他这么一问，自然噎得答不出来，那头就低得越发往下了。

“满口谎言，冷血无情！”少年丢下八字评价，转身就走。

这一回，韩吟意外地没有追上去，只是低着头立在那里，半晌后，她脚下的地面慢慢被打湿了。

韩吟默默地立了不知道多久，直到被冷风吹得手脚冰凉。

这时才有清寒的声音再次响起，不带半点情绪：“哭够了没有！”

他要不问也就算了，一问，韩吟再也控制不住，“哇”一声大哭了起来，这一哭就是一个昏天暗地，夜空里飘荡的全是她伤心的抽泣。

少年负手立在那里，只是看她，好半晌才道：“怎么，骂错你了不成？”

韩吟胡乱抹着泪：“没错！我就是这么讨厌的人！你说对了！我就喜欢说谎，就喜欢见死不救！只要自己能活下去，哪里管得着别人死活！”

少年紧抿了唇，不语。

大概是发泄了两句心里痛快，韩吟索性一屁股坐到地上哭去了：“鬼知道这是什么狗屁世道，走两步路天上都能掉下个人来，在我面前摔个开花，吓我好大一跳！摔成那个样子也不知道活不活得成了，我就算跑回城去，没银子也请不来大夫！要拖他去瞧大夫，肥得跟猪一样，我拖得动么！没准拖半道上他一口气没回过来，直接死翘翘，那官府来捉我盘问的时候，谁替我作证，谁替我担保，谁敢说我不是谋财害命！”

她抽抽泣泣地哭了一阵又道：“凭什么要救人，我就是不救！这么多年来我倒霉我悲惨我快要死的时候，有人救过我吗？两年前还好心，年三十晚上救过路边一个快要冻死的人，谁知道那人缓过劲来居然想要捉我去勾栏卖钱！要不是我路熟逃得快，早就被坑害了！我才没那么缺心眼，吃过一次亏，还要再吃一次亏！”

哭着她又捡小石子扔：“走啦！你还待在这里干吗，这会又没有人拦着你！还是你觉得我哭这么丢脸很好看，要再嘲笑我两句？我明摆着告诉你，昨晚看到你的时候，就只想扒光你身上的东西卖钱！把你拖到岸上也没安什么好心，就是为了扒起东西来方便！买药？我躲你还来不及呢，谁会给你买药啊！好了，我说完了，你满意了？满意就快走，再不走我就啐你一脸唾沫星子，你要不怕脏，尽管留下！”

少年默立风中，衣袂飘飞，身形却动也没动。

韩吟倒是真想啐他，无奈哭得口干舌燥，想啐也啐不动了，只能“呸呸”两声从地上爬起来，哭道：“算你狠！你不走，我走总行了吧！”

她一路跑回荒庙，拍上庙门拴起来，扑倒在稻草堆上又哭了一阵，才枕着寂静的黑暗和孤寂才渐渐地平静了下来。不知道是很久没有掉过眼泪，还是今晚这一场肆意发泄让她极为爽快，不哭了之后，心里倒是舒服许多，有如一湖静水，微澜不起，只是夜深疲惫，倦意一波一波地泛上来，她就这么不知不觉地睡了过去。

次日醒来，阳光已从破窗的缝隙中透射进来，照亮了半殿，她睁眼眨了眨，感觉很难受，再伸手一摸就有点窘起来。

好惨！昨晚哭太厉害，眼睛肿了！

她郁闷地走去开门，想到温泉那边去洗一洗，拿温热的水敷敷眼睛，谁想庙门一开，就看见少年盘膝坐在外头。

韩吟砰一声再次将门摔上，折回身来倒在稻草堆上继续睡，直睡到正午时分，胃里饿得一阵一阵地翻腾，她实在睡不下去了，这才坐起身来想了想，溜到后殿，想从破窗子里翻出去。

谁知吱吱呀呀的破窗一碰就砸在地上，摔了个稀烂，闹出了好大的动静，她再一抬眼，就对上了少年那双清寒湛然，却又平静无波的眼。

他跟没事人一样，隔着窗淡淡道：“睡够了没有，可以走了？”

韩吟怔了一会，觑着脸若无其事地答非所问：“我饿了……”

饿了就要吃东西。

临渊城最大的酒楼里，韩吟与少年隔桌对坐。

桌上摆了两荤两素两个果碟，一壶陈年花雕。

韩吟低着头扒饭，每每总要憋很久，这才探筷去荤碟里挑一块红烧肉，飞快地塞进嘴里。她那一脸心虚又陶醉的神情，让少年紧抿了嘴，终于没忍住，把那两碟荤菜都往她面前推了推。

韩吟一怔：“你不吃么？”

少年端起酒杯，转脸去望窗外景致：“别跟我抢素菜。”

“哦。”韩吟盯着他那修长干净的手指看了一会，低下头去继续扒饭。

【二】

郊野官道，一辆马车行驰而过，扬起尘土漫天。

韩吟掀起车帘往外张望了两眼，可惜掠过车窗的景致枯燥而类同，除了黄土铺就的平坦大道，就是栽在道旁的常青树木，即便放目远眺，能看见的也只是些山川草色。

回过头来，她看见少年闭着双眼，盘膝而坐，明知道他不会喜欢她的打扰，仍然有些忍不住，问他：“咱们去哪？”

果然，少年微蹙眉头：“到了就知道。”

“哦。”韩吟百无聊赖地摸出一只烤鸡翅啃了一口，想想不对，又将手里的荷叶包递过去，“你吃吗？”

少年面无表情：“不要。”

韩吟扬了眉：“鸡翅哎！”

狐狸不是最喜欢吃鸡么？

少年双眼蓦然睁开：“闭嘴！”

好心好意，不领情就算了，这么凶干吗！

韩吟啃鸡翅，把鸡骨头往窗外一抛，衣裳上抹抹油手：“忘了说，我叫韩吟。”

然后看着他等下文，谁知等了半天，他仍然一声不吭。

“你怎么不说话？我都把闺名告诉你了，你不应该有点表示？”

少年终于出声：“人如其名，一样啰唆！”

韩吟窘然：“没让你评价我名字，我是问你名字！你总有名字吧？”

“洛云卿。”

韩吟一怔，喃喃自语：“原来不姓狐啊……”

“闭嘴！”

韩吟很想认真地闭嘴，可是漫漫长路，除了马蹄声和车轱辘滚过地面的声音再无其他动静，实在是闷死人！她憋了很久，干脆掀了车帘，往外挪了挪，同车夫聊起天来。只要不找洛云卿问东问西，他似乎也不在意她同别人聊天，而她这些年来去过很多地方，经历过许多事情，同走南闯北的车夫倒也能搭上话，你一言我一语，消遣起赶路的光阴来。日暮将落时分，马车在青殇镇客栈外头停下。不巧得很，客房只剩一间。

韩吟立在房门口探头一看，嗟叹道：“要不今晚让车夫同你挤一挤，我去睡柴房？”

洛云卿照例言简意赅：“啰唆！”

这是表示赞同，还是不赞同？韩吟还在迟疑，就见他走入房内，从青绣囊里摸出一只草垫搁在地上，盘膝坐了上去，再看她：“进来，关门！”

那只青绣囊里到底有多少东西啊！

韩吟艳羡地瞟了一眼，随手关上了门：“你就这么休息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成天坐着，腿不会抽筋么？”

话刚说完，看见他眉头蹙起，显然那句“闭嘴”又要冲口而出，韩吟就连忙扑到床上：“好了好了，我立刻睡觉，不再说话！”

洛云卿这才平缓了面色，闭上眼睛。

室内一灯如豆，韩吟躺在那里看看帐顶，再看看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的他，不知为何感觉很安心，卷上被子，和衣就睡着了。

良久，洛云卿睁开眼来，起身替自己倒了杯茶喝，边喝边若有所思地看了两眼已然熟睡的韩吟，微微摇了摇头，又盘膝打坐去了。

晓行夜宿，足有小半个月过去，马车才一路驰入洛原，停在了九玄山下。

韩吟下车，看着洛云卿与那车夫结算车钱，好奇道：“听说前面就是天殊城，是洛原有名的大城，繁华无比哎，我们不进城么？”

洛云卿看她一眼，默然无声。

车夫也在旁笑道：“是啊！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两位怎么在这里下车？听说这九玄山，有些邪乎呢！眼见天色就要黑了，两位不如再坐一程，到天殊城宿一夜吧。”

听见邪乎两字，韩吟来了劲：“大叔，这九玄山怎么邪乎了？”

车夫看看眼前那奇秀幽险，有大半隐在雾气缭绕中的山峰，摇摇头道：“我没上去过，只是听旁人说的，说这山上的云雾终年不散，樵夫药客走到半山之上就会如同鬼打墙一样迷了道，走着走着，不知不觉又返回了山下，因此这山另有个别名，唤作迷途山。”

韩吟喃喃：“迷途山……”

洛云卿难得接了话：“迷途须返的意思。”

这话，仿佛带着什么深意。韩吟望着他沉吟起来。

洛云卿不理她，只对车夫一礼：“就此道别，后会有期。”

车夫欲言又止，最后笑着拱拱手，道声：“两位保重。”

韩吟在旁黑线，这是什么样的对话啊！为什么让她听着有种极为不祥的预感！打住打住，一定是想太多了……

这时洛云卿已迈步往山上走去，头也不回的喝她：“还不走？”

“哦！”韩吟连忙跟上，心里却忍不住暗自揣度：莫非，狐狸大仙的老家就在这迷途山上，他是回来继续修炼么，那自己难道要跟着他在深山里啃树皮吃野草？

才想着，洛云卿忽然停下了脚步，转回身来：“有件事要问你。”

韩吟一怔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你我素不相识，为什么要跟着我。”

韩吟窘然：“狐狸大仙，我都跟你半个月了，你此刻问这话，是不是晚了点？”

洛云卿斜睨着她道：“不晚。”

韩吟只好盯着自己的脚尖：“你要听真话还是假话？”

当然，他不会答。

她就嗫嚅道：“真话么，跟着大仙好乘凉，反正我孤身一人，没亲没眷没牵没挂，去哪都一样，只要能混口饭吃就好了……何况你人看上去很好啊，我情愿给你当个小丫鬟，只要你记得我救过你，别让我写卖身契就行……”难得说这么老实的真心话，但越说，她声音越低，停顿半晌，“假话你就不用听了吧……”

真啰唆！这段话说下来，他好几回都想让她闭嘴！

最后还是压了性子问她：“你不怕我？”

怕！怕他知道她扒了他的东西，卖了不止十两银子，让她还钱！

想归这样想，韩吟还是睁着水盈盈的眼，讨好地笑道：“不怕啊！再说你会法术，要想害我的话简直轻而易举，我怕有用么？”

果然就有些投机的小聪明！